

真善忍

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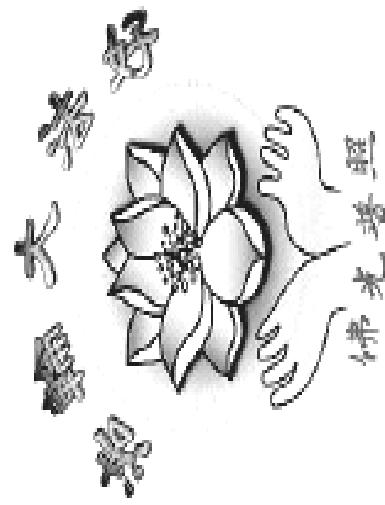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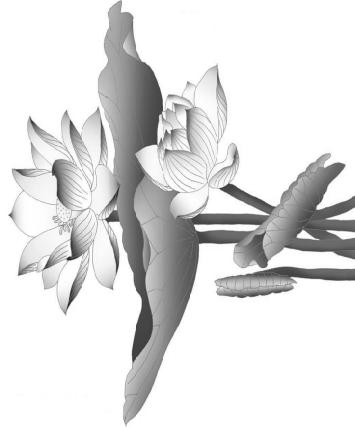
-1-

咱不都叫四人帮给骗了吗？将来呀，人家平反那天咱就知道了，说不定又是一伙‘四人帮’搞的。这事明摆着呢，他不治理腐败，打击坏人，反过来整好人，这世道不是乱了吗？”一席话下来，谁也接不上茬了。

她一通快语直言过后，感觉畅快极了，回到家里还有点意犹未尽。进屋时，一看炕上全都是大大小小的法轮（当时她不知道法轮什么样子，也从未见过）心里感到十分惊奇，里边还转呢。过后她兴奋地把看到的讲给了我的朋友（大法弟子）。正义、善良的人们能为真善忍说上几句公道话，解除别人的迷惑，是功德无量的义举啊！

劝君莫把机缘误

《转法轮》是天书，看一遍正念出；
看一遍有洪福，看一遍散迷雾；
你若能多看几遍，身轻体健百病无；
真心修炼看下去，真正踏上归真路。
多用脑筋想一想，别听电视瞎编手，
如果不是办法好，七年哪有一亿徒！
追害四年更广传，修心向善指不住，
六十多国都欢迎，褒奖获得愈千数。



——高德大法福盖身心

真实的一切

ༀ་ གྱི་ བྱུང་ གྱི་ བྱུང་

国家体育总局：



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 97.9%

《广东省健康调查报告》

1998年5月，国务院两次批示，将气功和人体科学归属到国家体育总局统一管理。国家体总根据这一精神，下达了一系列专门文件，并对发展最快、群众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健身功法进行了全面、公正的调查了解。

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病理教研室胡明钦教授和具不同专长的医师、医学教授等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于98年9月对广东省的广州、佛山、中山、汕头、肇庆、梅州、潮州、揭阳、清远、韶关等市约1.25万余法轮功学员的身心健康状况进行了表格抽样调查。这次表格抽样调查学员12553人，其中男性占27.9%，女性占72.1%，50岁以下的占48.4%，50岁以上的占51.6%；其中患一种以上疾病的学员10475人，占调查总人数的83.4%，通过2-3个月至2-3年不同时间的锻炼，患病学员的身体状况大为改观，祛病效果十分显著，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77.5%，好转者人数占20.4%。

国家体育总局得出结论：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97.9%。原人大委员长乔石在看过《广东省健康调查报告》后得出结论：“法轮功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适合推广和普及。”上报当时的政局后被江泽民搁置。

《法轮功健身功效北京万例调查报告》

1998年10月，对北京市五个城区部分法轮功修炼群众进行祛病健身功效统计学调查，有效调查人数12,731例。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法轮功祛病总有效率为99.1%，完全康复58.5%；体质增强80.3%；精神状况得到改善96.5%。调查说明，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功效显著。

时光，他说那是自己今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四年。他要求家人把师父的法像摆放在他床旁边的桌子上。对前去探望他的老朋友、老同事，不管是公安局的，还是法院的，他都指着师父的法像，用微弱的声音对他们说：李老师是最正的，并法轮功是最好的。他遗憾自己没能挺直腰坚定地炼下去，并告诉他们是这场镇压害了他，不然的话，他也到不了今天这种地步。要他们一定不要难为炼法轮功的，要支持法轮功啊。有的探视者动情地说：法轮功不象上面说的那样，我们心里有数。你放心，我们不会难为那些老实人的。

是的，尽管老岳父的去世有他自身等多方面的原因，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江××发动的这场邪恶镇压间接地将我岳父迫害致死了。假如没有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象他这样从大法修炼中受益良多的老人是会一如既往地修炼下去的，如果他坚定的修炼下去，那么他的身心状况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最起码他会健康而幸福地安度晚年。

仗义执言的大姐

冬天正是农闲时节，辽宁省某村里的妇女们站在冲阳儿的墙跟下闲聊，一个中年妇女把话题引向了法轮功这儿。接着就是你一言，我一语谈论开了：有的说有自杀的；有的说祛病健身是假的。这时村里一个有名的快嘴大姐发言了，她说：“喂，我可不信电视演的那些玩艺儿，咱们村就有炼法轮功的，你们看谁自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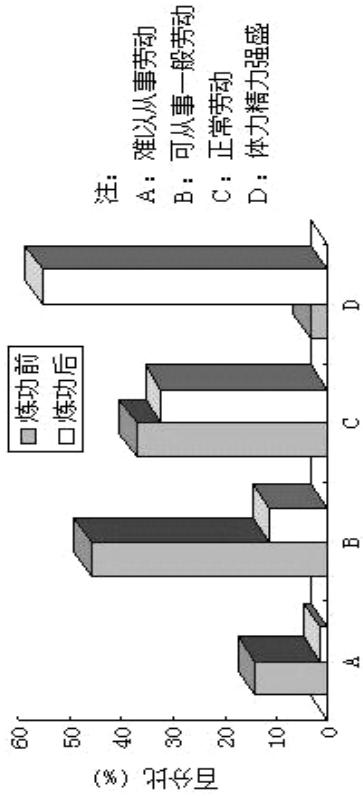
快嘴大姐接着说：“就说俺家邻居老王家儿媳姐，原来他家天天打架，那儿媳才厉害呢。自从人家学了法轮功以后对老婆婆可孝敬了，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对了，老王家儿媳原来有妇科病，都炼好了，哪像电视说的那样，竟弄些怕人的镜头，叫人觉得恶心。文化大革命我知道，那时候不都把好人说成‘牛鬼蛇神’；把老师说成‘臭老九’；把孔子说成‘孔老二’。我说咱老百姓哪，听风就是雨，文革时期

一轮又一轮的软硬兼施高压“转化”下，尤其是在电视报纸铺天盖地的造谣谎言毒害下，我那70多岁的老岳父一时被弄懵了，摸不着东南西北，稀里糊涂地听信了邪恶的谎言蒙骗。后来，通过在法上交流，他有些明白。但是，当时单位对他的恐吓，家中受谎言蒙蔽亲人的阻挠，我与妻子因坚定修炼并进京证实大法而多次被非法关押对他的打击，再加上我们夫妻所在单位都曾数次到我岳父家骚扰，有一次，两个单位共9个人同时到我岳父家里对老人施压……，这里外的种种压力，使老人觉得很难承受。老人常常痛哭不已，精神长期处于惊恐、愤懑、抑郁之中，有时想学学法、修炼功也静不下心。这样一来，原本通过修炼法轮功已变得健康的身心，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与重重压力的迫害下急剧恶化，2000年9月老人不幸辞世。

在弥留之际，老人全明白过来了。他痛悔自己不争气，没能听师父的话，没能做一个坚定的大法弟子，没能将自己被延续下来的生命都用在修炼与助师正法上，却屈从了恶人的压力。在后悔之余，老人口述着让我给市公安局写了一份“严正声明”：“我以前炼法轮功身体越来越好，而按照党的要求写了保证书不炼了以后身体却变得越来越坏，以至到了今天这种地步，领导们都看到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不证明法轮功是正的吗？将法轮功定为邪教是完全错误的。我以前所写过的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是错误的，对不起李老师，也违背了我个人的良心，现在宣布作废。希望领导们能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帮助制止对法轮功的镇压。”老岳父还对我说：“你再去北京上访，我支持你。”（在处理完老人后事的第二天，我带着老人的遗愿和嘱托，再一次踏上了进京为师父、为大法上访的征程。）

在老人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告诉身边的亲人，他十分留恋95年10月得法后至99年7.20镇压以前那段美好的修炼

●修炼前后健康状况比较：修炼前患一种疾病的有2,547人，



注：
A: 难以从事劳动
B: 可从事一般劳动
C: 正常劳动
D: 体力精力强盛

图4 炼功前后体质状况对比
患二种疾病的3,004人，占23.6%，患三种以上疾病的6,341人，占49.8%，有病人数合计11,892人，占总调查人数的93.4%。修炼后健康状况变化显示完全康复6,962人，占58.5%；基本好转2,956人，占24.9%，修炼后祛病总有效率为99.1%。

●修炼前后精神状况比较：修炼前精神负担重和较重者占52.4%，修炼后12,287人精神得到改善，占总人数的96.5%；其中达到“乐观豁达”程度的有7,202人，占56.6%；“有较大改善”3,447人，占27.0%；“有一定改善”1,638人，占12.8%。

●医疗费用节省情况：统计结果显示，被调查人群每年总共可节省医疗费约4,170万元，平均每人每年节约医疗费约3,270元。

生命的奇迹

我的生命从出生那天开始似乎就是绝境。因先天性心脏病与支气管哮喘，小小年纪的我就成了医院的常客。但是医治不好我的病。父母为了我的小命，求偏方、请巫医、上寺庙、拜和尚，凡是能想的方法都用尽，然而，我的病却一天重似一天，走路困难、气喘不止，一年365天不能沾冷水，五、六岁时已成了佝偻人，更不

用说上学读书了。

我七岁那年，生命垂危，连续住院。父亲当石匠挣的一点钱不够我医病，家里已是负债累累。一天，医院通知我父亲，说我无医药可治，叫我把背回去准备后事。父亲背着我走在桥上，自言自语说：“反正是死，干脆把她丢到河里算了。”话说完，心一酸：“哎！好歹是亲骨肉，让她死在家里吧。”回到家，我却奇迹般活过来了。

然而，对我来说，活着比死更痛苦。父母亲朋越来越嫌弃我。而我唯一的“朋友”是总也流不完泪。

1992年10月，我九岁时，病又发作得很厉害。父母亲对我说：“你干脆自己去死吧！死了可给家里减轻负担，自己也解脱了。现在都这么残废，长大了更残废。”小小年纪的我，知道再也没有活在这世上的理由，流着泪艰难地走到古井边，倒身跳了下去。

跳下去后，浮在水面上，脚怎么蹬也沉不下去，就好像有人托起我的双脚不让我下沉，被人拉上去后，我抽咽着央求父母：“让我活下去吧！别人活一百年，我活四十年好了。”父母百感交加，背过脸去，不吭一声。岁月时时刻刻折磨着我，我象躺在坟墓中的人，等待着。那时我能想到的就是死。

1999年6月1日我16岁时，父母带我到一个别人介绍的名医那里治病。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头，突然“法轮功”三个字传入我的耳中，顿时感觉身心被强烈震撼，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的激动和喜悦激荡着我的心头。父母亲和其他人都说我是危重病人，随时可能死去，炼不得。我央求他们：“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临死前我一定要学这个功，能学多少是多少。”

就这样，我加入了炼功人的行列。《转法轮》书中的道理打开了我那满目凄凉的“坟墓”。捧起书，就象温暖的光耀了我的全身。在随后看似平淡的日子里，一个一个的奇迹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我的脸变红润了；我能够识字了，能

花白，弱不禁风。走路时，拄着拐杖（带着假肢）缓缓地踏几步，就要停下来喘端、歇歇。

就在他生命垂危之际，1995年10月，老人有幸得闻了法轮大法。从此，他的人生出现了一次新的转机。修炼后，在短时间內就戒掉了他以前怎么戒也戒不掉的烟酒嗜好。不断地学法修心，威力无边的佛法使他的身心状况快速地向着良性方向转变。周围人能看得见的变化是：他的脸色由灰暗变的白白净净，并且放着亮光，脸上的皱纹减少了许多，嘴唇由乌紫变得红润，连花白的头发都在逐渐地变黑。整个身体也有劲了，过去走几步就得歇一歇，修炼后不久自己就能带着假肢登上5层楼。一些不常见面的老相识见了后都惊讶于他的变化之大，不少人说：“老周真是返老还童了。”

修炼不仅使老人自身消除了几十年病痛的折磨，同时，几年来，也为国家节省了十几万元的医药费。由于老人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懂得了自己一生坎坷的原因所在，心结打开，心情舒畅了，脾气也变好了，整天乐呵呵的，这使全家人都有一种“解放了”的喜悦。不仅如此，他还掉转了几十年来专让别人伺候的架子，反过来帮助我岳母拖地、洗菜干家务。整个家庭前所未有的弥漫着幸福、快乐的氛围。思想境界的升华使他变得很乐于帮助他人。98年他得知宿舍附近有一住户，家庭经济十分拮据而又遇到急事等着用钱，我岳父便从自己的储蓄中拿出3000元资助了他。

然而，谁曾料想当权小人江××竟是个心理变态了的嫉妒狂，它在荒唐而又偏执的妄想中，把能解除民众之病痛、使人心道德变高尚的法轮大法当成了威胁它“江核心”威望与权力的假想敌人，从而不顾几千万老百姓炼法轮功受益的客观事实，凭着手中握有的权力，自1999年7月20日开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卑鄙邪恶手段，丧心病狂地向大法及大法学员下了毒手。在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及老干科分管人员

暮年得法夕阳无限好 不堪迫害憾辞人世

——一名老公安的故事

我岳父叫周子祥，生于1928年11月，原是潍坊市公安局离休干部（副县级）。他一生遭遇很是坎坷。文革中，他在市劳教所担任主要负责人，曾被当作“走资派”打倒、批斗过。70年代的一个秋末冬初时节，渤海海啸发大水，当时在市公安局任治安科长的他，受命带领一个抢险组，徒步涉水几十里去营救被海水围困的修筑拦海堤民工。他在将近1米深的海水里浸泡了3个昼夜。半年后右下肢得了脉管炎，右脚腐烂致使右膝以下截肢（后被评残，享受国家特殊补贴）。自此以后成了一个残疾人，不能正常上班工作了。

心中的失衡、失落与苦闷使他脾气变得异常烦躁。尽管医生一再要求他戒烟戒酒，但他一天抽两包烟、喝3顿酒——借烟酒消愁、打发日子。后来，他又患上了严重的冠心病、高血压等重疾。几十年来，他每天饭前饭后都要大把大把的吃那些红黄绿白的药片子，每年至少要住3个月的医院，还曾出现过两次病危。年平均要花上3万多元的医疗费（公家全额报销）。随着疾病的增多，他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坏，整个身心健康及家庭生活都陷入了恶性循环当中。他每天除了吃药、抽烟、喝酒，就是发脾气、训斥家人，以致于弄的身边亲人在家里不敢大声说话，走路都要翘着脚后跟，整天小心翼翼的侍候着他。

1995年，单位里包括我老岳父在内有4名重病号，很多人在暗地里把他排在了“死亡名单”的第1名。那时的他，给人的印象的的确确就是行将就木：嘴唇乌紫、脸色灰暗，头发

通读《转法轮》了；我的背挺直了，所有的疾病完全消失，我变成了一个婷婷玉立的美丽姑娘。

我等来的是一个崭新的生命。我的变化和新生，震惊了我周围所有的人，所有认识我、听说过我、给我治过病的人都把我的变化作为热门话题。很多人通过我的变化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

2000年，派出所曾两次抓我去毒打，要我放弃炼法轮功。我告诉他们：我本来已经死过多次了，是法轮功给了我的生命。放弃修炼，就等于放弃生命、放弃希望。有谁会做这样的是呢？

朋友们的赞叹

继续炼

这是一位曾任镇党委副书记的朋友给我讲的：我们那里有个女孩炼法轮功，是做生意的，有一天派派出所干警请我陪同找那个女孩谈话。干警问她：‘还练不练了？’这个女孩平静地说：‘炼！’干警说：‘不让练你还练？’女孩说：‘我说的这个炼就是：顾客来了，我热情服务，买卖公平，让顾客满意；在大街上看见老人摔倒了，我把他扶起来，帮他走好，……因为大法就是教我们做好人’警察听得哑口无言。

发现缺25元钱以后

另一个朋友是这样讲的：“前些时，我去商店买东西，在一个柜台上看好一件东西，正好是25元钱，我拿出一张50元，没等找钱就走了。发现后，我赶紧赶回了原柜台，却犹豫不敢过去，空口无凭，人家不承认咋办呢？正在那转悠儿，这时忽听那女孩喊了我一声：‘大娘，您有事吧？’我赶快过去说了此事，还没说完女孩就说：‘是，25元钱，我们给你留着呢，正等着你回来取呢！’我喜出望外，连连表示谢意，女孩说：‘我们这摊位都是炼法轮功的，不会做不好的事，

哪能不给您这25元钱呢！……，”

两位朋友谈到法轮功时，都是一脸的赞许。

天涯盼亲归：父亲

我的父亲名叫刘宝兴，64岁，曾在一轻局水电安装队做高级电焊工，近代化学厂考试委员会做焊工教师，现已退休。2002年因修炼法轮功被判劳教两年，现被关押在天津青泊口劳动教养所。

算起来，已经有两年没有见到过父亲了。

父亲年轻时当过海员，常常一出海就是几个月，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就像偶尔到家做客的陌生人，吃上一顿饭，便又没了踪影。母亲拉扯著我和两个弟弟，所有的家务落到她一个人身上，父亲是个传统的北方男人，最不解于家务，有时母亲忙得团团转，他也从不过问，仿佛那是男人的禁区。父亲偶尔出海回来的日子，便忙于自己的娱乐消遣，家对他来说，似乎只是一个暂时歇息的港湾。

我那时更喜欢父亲出海的日子，因为母亲会稍微轻松一些，也不会看到他们争吵。对于父亲，母亲由开始的期望到后来的失望，以至最后的绝望，但始终未能改变什么。就这样时光流逝，我在父亲的漠然中成长，父亲在海与家之间漂泊。

后来父亲转业做了一名普通的电焊工，十几年海上的漂泊，加上年岁不饶人，父亲的身体突然垮了下来，胃穿孔，骨质增生，肝炎，身体的虚弱使父亲成了一个药罐子，而情绪的低落更使他沉溺于麻将与赌博。他经常莫名其妙地冲母亲发火，摔家里一切可摔的东西，责骂三个他从不管教的孩子，对此，母亲只能不停地流泪，叹气。

父亲的病使家里本来就不好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为了给父亲看病，母亲拿出多年的积蓄，尝试著各种中医，西医。父亲的药从早上吃到晚上，没有什么效果，却一天也不能停。记得有一年春节，按照老家的习俗，再严重的病人在大年三

过去，一年四季我帽子不离头，夏天戴单的，冬天戴棉的。头痛发作的时候打孩子，吓得孩子不敢在我身边。要不是大法救了我，可能我早就死了。

我们全家都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丈夫上班无忧无虑，我的两个孩子先后考上了大学。我七十岁的老母亲，干起活来象年轻时一样。现在，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我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如果有人拿一座金山银山给我，让我放弃修炼大法，那都不可能。我的生命是法轮大法给的。

自身的经历使我体会到了大法的威力，《转法轮》这本书是超越现有科学的奇书。你只要认真去看，保证你自身会发发生奇迹。我发自肺腑地告诉每个善良的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海外归来谈见闻

一次别人请吃饭，坐我旁边的一女士刚从英国旅游回来。我对她说，现在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声誉很臭，在国外到哪里都有抗议的。没想到她突然略带神秘地对我说，我们这回（在国外）看到法轮功了！这时我向她讲了我周围认识的人中只有只因为炼功做好人而被劳教判刑的事，她听了以后显得很震惊、气愤，说：政府怎么能这么干！¹

这让我想起去年七月底我在外面上课听到的一段谈话，谈话人是两个二十多岁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甲对乙说，我一同学去美国读书，刚到那儿第一天就去白宫玩，结果你猜怎么着，他看见白宫前面尽是炼法轮功的，还拍了一些照片寄给我看。乙听了开始觉得很诧异，但后来也理解了，那毕竟是美国。（文/北京大法学员）

码你做好上一天来，你的病才能好上一点来。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在学做好的人的实践中我的身体康了，心性道德提高了。我现在真正地努力实践着法轮大法的法理做一个更好的人。街道干部上我家收衣服要赈灾，我用玻璃丝袋给装上，她拿不动我帮着送到街道。捡到一块精美的小手表，我送到派出所。前不久我丈夫被一位 68 岁老人骑摩托车碰了，眼皮缝了几针，脸、衣服弄得都是血，胳膊、腿也有轻伤。人家硬往兜里塞钱，几次都被我给掏出去了，感动得那撞我老伴的老人说：“我今天真是在哪个方向碰到了佛了。”直感谢我们，说我们是好人，我说你说对了，别感谢我们，我要不是学了法轮功，我还嫌你钱给得少呢，你就感谢法轮大法吧。

大法赋予我生命的活力

河北大法弟子

我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自幼少言寡语，性格内向，从不惹是生非。从小学直到高中，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多次被评为“学习标兵”。可成年后的一些是非非使我大脑受到严重刺激，身体也患了多种疾病，几乎面临崩溃。幸亏丈夫对我很好，十八年来，他从不放弃给我治疗，每天吃很多的药，可是药效副作用却导致胃不好了，饭根本吃不了多少，痛苦极了。

98 年 4 月 26 日，我有幸在朋友那里看到了《转法轮》这本宝书，就象久旱的庄稼遇到了雨水，滋润心灵深处。从此我爱不释手，看了一遍又一遍。书里边教导我们怎样按真、善、忍为标准做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同时，身体也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就象变为了一个人一样，生命的活力接连在我身上闪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邻居都说我根本不像五十岁的人。这一切要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根本不会相信这是真的！

十也要停药一天，以图来年的吉利。父亲停了一天药，但第二天正月初一，父亲就出现了严重的胃穿孔，不得不送去医院急诊。那个春节，我们全家会在医院里渡过的。

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我想父亲就会按照这样一个灰色的生命轨迹，在漠落，失意，病痛中走完他的一生，我们的家庭也会像千千万万个不幸的家庭一样，在无奈与茫然中，演绎著他的悲欢离合。然而幸运之神，却悄悄地降临了。

我至今还记得那个 1994 年的周末，已经三个星期没有回娘家了，自从出嫁以后，回娘家就像是例行公事，我不忍心总看见年迈的母亲叹气，更不愿意看父亲黑著的脸，逃避成了最好的办法。当我硬著头皮踏进家门的那一刻，我被眼前景象惊住了，母亲与父亲居然有说有笑地坐在一起，母亲摘著菜，父亲拿著一把扫帚，笨手笨脚地把地上的菜叶归到一起，那生硬的动作让人觉得好笑，家虽然还是那样陈旧，却意外地明窗净几，充满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馨。见我来了，父亲亲热地打著招呼，并没有急于离开，他小心地从板凳上换起母亲，扶著母亲迎到我面前，我看见母亲的脸上洋溢著幸福的微笑，那微笑在我的记忆中竟是如此的陌生。

父亲变了，从那一刻起，我惊异地发现父亲脱胎换骨地变了，他悉心地照顾母亲，居然承担了几乎家里所有的家务，他的眼光变得那样温和，不再爆跳如雷，他甚至一改往日不关己的态度，主动帮助邻居的大娘换灯泡，修窗户。更奇怪的是，父亲摆脱了从早吃到晚吃了几年的药，却再也没有犯过病，而他的病，胃穿孔，肝炎，骨质增生竟然不翼而飞。父亲不再沉溺于麻将和赌博，他闲下来的时候，经常捧著一本书在读，我问父亲在看什么，父亲温和地看著我说：奇书，我一辈子都在找这本书。你知道人为什么活著吗？为了返本归真。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成了家里人，邻居谈论的话题，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惊异于发生在父亲身心上不可思议的变化。

我不相信世间有神，却又觉得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一切只能用「神」来解释。父亲变得健谈，乐观，经常向别人提起他的那本奇书，并告诉人们他的一切变化源自于那本书，我后来知道，父亲看的书叫《转法轮》，是因为他开始炼法轮功，才有了这些惊人的变化。

父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他满头的白发渐渐变黑，体验到了身心如此巨大的变化，父亲便开始不辞辛苦地在家里组织有缘人学法，为了让更多人得法，父亲经常到公园里一呆就是一天，一个小烧饼和一截黄瓜就是一天的乾粮，回家后还要帮母亲做家务。我有时怕父亲累著，就劝他休息，父亲却说：人生苦短，这么好的功法，我要介绍给更多的人受益。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一家四口都开始了修炼法轮功。当我惊叹于真善忍博大的法理时，我明白了为什么父亲在短短的时间里有如此巨大的变化，也明白了为什麼父亲这样不辞辛苦地奔波洪法。1999年，当法轮功被中国政府诋毁时，父亲毫不畏惧地站了出来，他以自己亲身的经历证实著佛法的伟大。在强大的压力面前，父亲周围的亲人，邻居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暗暗地帮助著父亲，因为他们知道父亲说的是实话，他们更知道现在的父亲是一个多么好的人。

只因为父亲不肯违心地说假话，2000年，他被派出所非法抓了起来，我们坚信父亲没有错。在探视父亲时，父亲平和而坚定地说：「对人慈悲，与人为善，凡事忍耐，有什么错呢？何况师父要求我们要说真话，法轮功就是好，你知道我们家如何受益，我怎么能说假话呢？」父亲的话让我第一次感到了一个修炼者的伟大，那是『真善忍』的力量啊。带著这样的信念，我来到了加拿大。

由于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2002年，天津市司法局在找不出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强行判处父亲劳教两年。

我是如何走进法轮功的

93年冬，医院刚买来300盒杜冷丁，晚上就招来两名当时在本地有名的两个盗匪，他们逼我把杜冷丁拿出来。杜冷丁保住了，盗匪也被警察抓住了，而我也因过度紧张，患了心脏病传导阻滞之症，因是公伤，再加上在药局工作，吃药还算方便，但几十盒“救心丹”下肚了，只能缓解症状，犯病时连一根萝卜都拿不动。95年11月17日听人说法轮功好，可以治病，这样我有缘走进法轮功。

第一次看《转法轮》使我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人幸福，有的人不幸福，为什么有人能寿终正寝，有人不得好死，甚至被雷电劈死，为什么有人遇车祸惨遭伤亡，而有人却化险为夷，为什么不能打人、骂人，不能得不义之财，不能伤天害理，因为善恶必报是天理。

再学《转法轮》我深深被法理折服，同时通过学法炼功，我的许多病都好了，从那以后的七年我不用吃一片药，身体却一直非常健康，由此可见法轮功能治病是有事实依据的，并不是政府宣传上所说的什么迷信。

法轮功使许多医院治不了的病通过炼功好了，我对法轮大法治病问题是这样体悟的：过去在显微镜没传到中国之前，谁要说疾病是由细菌病毒引起的，人们是不相信的，因为那时人只相信中医的气血阴阳理论。而天目开了的人，有能力的人可以看到病是由业力造成的，是在另外空间有一个灵体，这是现代医学不能证实的，修炼人为什么不会病好？是师父看你想做好人，想修炼的善心出来了，在另外空间把业力带来的灵体给拿下去了。

我为什么有病，是因为我心胸狭窄，为了个人利益争斗，比如长工资、晋升职称，甚至买卖等小事上都斤斤计较。从师父的讲法中我知道了，人要想好病，必须得做好，最起

信江泽民、罗干之流的构陷了，去了解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吧。

是，到胸透科一检查，母亲肺部原来的那个肿瘤已经无影无踪。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为是医生跟我们开玩笑，就问医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医生说：没有错，千真万确，这些事情开不得半点玩笑，你们回去吧，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好在妻子是内行，说不会错，我们才相信。事后，听妻子说，医院为我媽看病的那几个医生议论纷纷，都说明了“医学神迹”。

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母亲则给我讲了炼功初期老学会为学员净化身体，把病从根儿上去掉。我禁不住喊了起来：“法轮功真神了！”要不是我亲身经历，我真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你也炼法轮功吧，你看我媽这几年省了多少医药费！明明检查出来是坏病，转眼就没了！你也炼吧！我全力支持你们！”

回想一下，我母亲炼法轮功好几年了，以前的很多沉疴旧病都没有了，精神也爽快多了，闲暇的时候就读那本比她命还亲的《转法轮》。作为她的儿子，老人家有个健康的身體，是她自己的福气，也是我们做儿女的福。尽管从99年7月20日以来，对法轮功极尽手段地打杀和镇压，学炼法轮功的不但没少，相反越来越多，不但没有屈服，相反越打越勇，一如既往。他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们这地方就有不少这样的人，还真没见过这样的“恐怖组织”，比比电视上，谎言是不是扯得过头了？

我回到局里跟我的部下说：“以后不准为难炼法轮功的了，不准打骂炼法轮功的，他们确实实从法轮功中得到了好处。”我就把我母亲的事讲给了他们，告诉他们，报纸、电视上说的以后不要相信了。

请谅解我不能用真实姓名和地址来写这件事情，因为我的上面对法轮功还很敏感，压力很大，我看有些“黔驴技穷”、“气急败坏”了。在对法轮功处理的态度上有些象希特勒时的盖世太保，简直祸国殃民。我的同行们，不要再相

继母帮我圆了大学梦

文/小明

“这孩子考上大学了吗？”高考发表后，每一个认识我的人见到我都会这样问。我也会自豪的回答：“考上了”。可是，我考上了。可是“考上了”这三个字里包含了多少辛酸。我知道这一切都来源于我的继母，一个修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给予我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无私的支持。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的情景却与此完全不同。父亲因修炼大法被非法关进劳教所，后被迫害致死。父亲的突然去世使我的精神好像崩溃了，我无法安心学习，最后高考落榜。在那些日子里，我几乎陷于绝望。而在我人生中最黯淡的日子里，是我的继母给我重新振作的希望和力量。

一个男劳力的去世对于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意味着这个家庭的女主人，一位不到四十岁的妇女，要挑起全家四口人的生活重担。继母不但要承受失去父亲的巨大痛苦，还要维持一家的生计，供我和弟弟、妹妹上学。可是就这样艰难的情况下，继母仍然坚持让我复习一年，来年再考，鼓励我们勇敢地面对磨难。

继母的决定是出人意料的，就连我的亲生母亲也说，就算是她也不会这样做的。继母的爱和鼓励使我努力向上，最后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有人问继母说：“是什么给了你这么大的勇气和力量！”继母回答说：“是法轮大法。”

感谢法轮大法使我有了一个好妈妈，也终于圆了我的大

一句公道话 顽疾去无踪

山东省蒙阴县某镇一村民张老太今年六十多岁了，身患腰痛多年，久治不愈，而且围腰一圈还起满了小疙瘩，疼痛

无比。这位张老太身体虽差，心地却很善良，为人敦厚正直。她时常耳闻目睹到隔壁邻居男主人打骂自己的妻子（因为他妻子因炼法轮功被巨额罚款），每每心下不忍却又不知说什么好。有一天，她又亲耳听见男主人对妻子拳打脚踢，破口大骂一番后，还把妻子象喝斥牲口一般地赶往地里干活去了，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手拄木棍，弓着腰来到邻居家。

走进邻居家门，一眼便看见男主人正铁青着脸坐在那儿直喘粗气呢。张老太便自己找了个座位坐下，和善地看着男主人说道：「大兄弟，你先消消气，听我一劝。我看你就别再打骂大妹子了，都儿女大的了，多不得劲儿呀。再说，你平心想想大妹子以前的身体多差呀，连家中的轻快活儿都不能干，就甭说地里的重活儿了，可自从炼了法轮功后，不但身体好了，而且里里外外拾掇得多利落。五十多岁的人了，还给你拉犁，真比个男劳力都强一倍！你再看看我这身板，想干也不能干，特别是农忙时节，眼瞅着大大小小一大堆儿的活儿，干着急不是？」只听男主人仍气哼哼地说：「她是个败家子！忙一年来还不够她炼功挨罚的，你说我能不气吗？」这位张老太仍和颜悦色地说：「你看你这大兄弟，罚款的事，那不是上边那些“闲人”想钱花了嘛，又不是大妹子拱手送出去的。你想想看，大妹子炼功后，从来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又能干又无怨言，特别是身上的多种病治了这么多年了，钱也花得不老少了，可就是不见好转，这不是花钱买罪受嘛！」

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说得男主人无言以对，气也不觉消了一大半。而这位张老太回去的时候腰竟不知不觉得能直起来了，她到家一摸腰，才发觉那满腰的疙瘩竟然也无影无踪了。全家人一片惊喜，欣喜之余，她满怀困惑地前来看男主人的妻子。这位炼功学法多年的法轮大法学员听后便会心的笑了，真诚地对张老太说：「我还正奇怪这次从地里干活回来，发

觉孩子他爸爸突然态度大变，不像以前对我那凶了呢，原来是您这位老姐姐替我说了公道话呀。真是太谢谢您了。您不用奇怪，您想，您一个不炼功的人在这种风头上还敢为一个炼功人说句公道话，用事实为法轮功正名，大法自然会让您受益呀！」张老太听后连连赞叹道：「原来法轮大法这神奇呀，怪不得你们又是被抓，又是被打，又是被罚，又是被劳教判刑的，还那坚定顽强地学炼呢！」张老太恍然大悟似的，满意地回家了。

张老太一句公道话，多年顽疾得痊愈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在当地传为佳话。

一位警察的心曲

我是一个警察，无论社会阅历和人情世故及书本知识知道的也不少，对江泽民一意孤行地镇压法轮功，我也是随波逐流。

抛开这个官职、这个职业，我也不是那么情愿地干这些事，因为我的母亲也是炼法轮功的，尽管电视、报纸上整天是法轮功“自焚”、“自杀”、“杀人”等等的言论，我并不那么相信。我也偶尔翻过法轮功的书籍，看到里面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些反人类、反科学、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等，只是教人做一个好人。

2000年8月中旬，我的母亲刚刚开始炼法轮功那几天，感觉身体不舒服，看她的样子很难受，我和妻子出于孝心，逼着母亲到市立医院去检查一下。在我们全家人的逼迫下，母亲拗不过我们，只好到医院去做了个CT，医生说：你母亲肺上长了一个长3公分、宽1公分的肿瘤，需要动手术切除。就这样定在3天后正式做手术。

到第3天时，我和爸爸妈妈收拾好了衣服等，准备到医院去做手术，妻子是市立医院的医生，早在医院里等着我们了。按照正常程序，动手术前必须进行复诊。非常奇怪的